



英汉存在构式与动词的双向互动关系研究

黄金金, 邓兆红

(安徽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凤阳 233100)

摘要: 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 描写、分析和解释了英汉存在构式与动词的双向互动关系。研究发现: 存在构式的意义来源于出现频率较高的典型动词的原型意义或中心意义, 非典型动词与存在构式之间产生了语义相容、语义冲突和语义调整的双向互动, 存在构式压制了动词的论元和语义, 动词拓展了存在构式的语义网络。

关键词: 构式语法; 存在构式; 动词; 双向互动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390(2021)03-0051-05

存在结构是一种既复杂又特殊的语言现象, 在英汉语言中普遍存在, 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自 Lakoff 将存在句概括为“*There* 构式”(There-Construction) 以来^[1], 存在构式(Existential Construction) 便成为研究的焦点。国内外学者以认知语言学理论, 尤其是构式语法理论为基础, 对存在结构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对英语存在构式的研究主要围绕“*there*”的地位和性质、*be* 动词和非 *be* 动词、主谓(不)一致关系等方面开展^[2-6]; 对汉语存在构式的研究集中于存在动词的句法语义、存在构式的原型及其拓展形式、存在构式与动词的语义关系^[7-10] 等方面。从英汉对比的角度, 张谦^[11] 分析了英汉存在构式的整体结构及其构件成分; 田臻^[12] 利用构式搭配分析法, 详细考察了英汉存在构式与动词的语义关联。这些研究加深了学界对存在构式的认识, 但对存在构式与动词之间双向互动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当前的研究多是以构式为视角的单向研究, 对以动词为视角的互动作用不够重视。本文拟以构式与动词的互动为着力点, 分别从构式和动词两个视角, 重点描写、分析和解释英汉存在构式与动词相互融合过程中所体现的双向互动关系。

一、构式与动词的双向互动关系

构式语法自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 业已成为国

内外语言学研究中的显学, 流派纷呈, 其中以 Goldberg 的构式语法理论最具代表性^[13-15]。Goldberg 反对“动词中心论”^[13-14], 倡导从构式分析的角度阐释论元结构。她认为, 构式是形式与意义或功能的匹配体, 语法是由构式组成的, 句子中的论元结构不是由主要动词而是由构式决定的。动词的语义包含了丰富的框架语义知识, 动词的语义框架涵盖了具体的动作参与者角色。构式具有独立的意义, 构式的语义是一个密切联系的复杂的多义性语义家族, 构式语义家族表达的意义是对构式中心意义的延伸。

在构式语法理论的初创期, Goldberg 基于构式压制观分析了动词与构式之间的互动关系, 提出了二者互动的语义连贯原则和对应原则^[13]。她认为, 当动词的参与者角色与构式的论元结构协调匹配时, 具体的语句例示了构式的意义; 如果不能协调匹配, 则构式的题元结构会发挥压制作用, 对动词进行部分调整。之后, Goldberg 将自己的理论定名为“认知构式语法”, 分析了语言的“概括性”本质, 接受并发展了 Langacker 提出的“基于用法的模型”, 强调构式语法以用法为基础^[14]。她指出, 句子的意义整合了构式义、动词义、其他的题元和语境, 与主要动词相比, 题元角色更能说明形式的表层概括。新近, Goldberg 在基于构式的语言观视角下, 提出了

收稿日期: 2020-11-04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外语类委托项目“英汉存在构式与动词双向互动的认知对比研究”(SK2018A1145); 安徽科技学院稳定人才项目“礼貌话语的社会-认知语用研究”(wywd201901); 安徽科技学院质量工程教学研究一般项目“应用认知语言学视阈下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X202030)

作者简介: 黄金金, 讲师, 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英汉语言比较; 邓兆红,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 语用学。

“CENCE ME”原则 综合分析了构式的创新性、竞争性和能产性,一方面论述了词义在构式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了词义在构式的例示表达中所受到的限制^[15]。

Goldberg 严格区分了动词意义和构式意义,将构式的语义差异归结于构式本身而不是动词,在理论上将构式放在比动词更加重要的地位;在论述构式与动词的互动时,主要从构式论元结构的角度讨论构式对动词参与者角色的主导性影响^[16]。在论述构式与动词相互融合的互动关系时,Goldberg 认为动词的参与者角色必须要融入构式的论元角色,构式与动词的互动类型主要是角色互动和意义互动,要根据构式的论元角色增加或减少动词的参与者角色,这强调了对应原则的单向性,忽视了动词对构式义的影响。Langacker 认为,Goldberg 的构式语法虽然提及了突显和参与者角色的显著性,但没有对认知语法提出的识解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也没有明确承认动词意义对构式意义的影响。在 Langacker 看来,与“sneeze”相比,句子“Mia kicked the ball into the stands”中的动词“kick”有其自身规约的意义,尽管其出现频率和固化程度较低,但“kick”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表示“引起移动”^[17]。Iwata 更是将动词意义区分为中心词意义和短语层意义,认为中心词意义是动词的框架语义知识,独立于句法框架,短语层意义与具体的句法框架相联系,动词义和构式义通过融合形成句子的整体义^[18]。

也就是说,虽然构式分析法更加清晰简洁,比词汇分析法具有更多的优势,但并不能完全取代词汇分析法,也不能否定动词意义在与构式意义融合中的主动性。以“sneeze”和“bake”两个动词为例,在句子“He sneez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中,“sneeze”被置于“致使移动构式”,其本身并不具有“引起移动”的语义,在这个句子中“引起移动”的意义是构式赋予的,这强调了自上而下的构式压制作用。相较而言,在句子“John baked Monica a cake”中,“bake”原义为“烤”,虽然被置于双宾语构式中临时获得了“传递义”,“a cake”从 John 处传到了 Monica 手中,但在句子语义理解上,主要指“John 为 Monica 烤了一个蛋糕”,更突显了动词义对构式义乃至句子整体语义的影响,这体现了自下而上的词汇压制。

我们认为,在构式与动词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构式与动词的互动关系应当是双向的,二者的互动存在着两个方向:一方面,构式起主导作用,构式的论

元结构选择动词的参与者角色,构式义对动词义施加语义压制。构式具有独立的意义,构式的意义一旦形成便独立于具体的构式,并反过来制约动词的意义。动词与构式的互动存在语义冲突时,要依据构式义对进入构式的动词做出允准性的调整。另一方面,动词起主导作用,构式义源于原型动词的词汇义,构式中的动词也有自己的意义,进入构式的动词拓展了构式的原型义,动词义对构式的原型义、构式网络和句子的整体义起着重要作用。

二、英汉存在构式与动词的双向互动关系

英汉语言中有许多存在结构,根据范畴化理论,存在构式可以分为典型存在构式和边缘存在构式,本文以典型存在构式为研究重点,探讨英汉存在构式与动词的双向互动关系。在英汉语言中,存在结构的句法表现、语义特征和语用选择有所区别,但都作为一个独立的构式对应着存在。我们将从英汉两种语言出发,以构式与动词互动的主导作用为视角,分别描写存在构式的原型义和中心义,分析动词的语义复杂性,通过检视存在构式和动词的语义相容、语义冲突和语义整合,探讨存在构式对动词的允准条件和动词对构式原型义及构式多义网络的影响。

(一) 英语存在构式与动词的双向互动

英语存在结构的典型构式为“*There + V + NP + X*”,核心意义指“事物存在于某种状态”^①。其中,“*there*”为构式触发语,“*V*”为存在动词,最常用的存在动词主要是 *be* 动词,一些非 *be* 动词也可以出现在该构式中,“*NP*”为存在主体,“*X*”为后续成分(如时间、处所、分词短语等)。

例 1 *There is an English book on the desk.* (书桌上有一本英语书。)

例 2 *There are two people waiting outside.* (有两个人正在外面等候。)

例 3 *There will be a fine day tomorrow.* (明天将是一个晴天。)

例 4 *There remains the problem of finance.* (财政问题仍然存在。)

例 5 *There lived a king in Bhutan.* (不丹住着一位国王。)

在例 1 至例 5 中,“*there*”引导存在构式,“*be*、*remain*、*live*”是存在动词,“*English book*、*people*、*day*、*problem of finance*、*king*”为存在主体,“*on the desk*、*waiting outside*、*tomorrow*、*in Bhutan*”为后续成分。

英语存在构式由构式的触发语“there”引导,这里的“there”是存在“there”^②,是指“there”虚化的结果,指的不是地点,而是物体或事件的存在,在句法上作主语。存在“there”遗留着指示“there”的语法化痕迹,提供引入某种不明确的空间或时间处所的路径。Lakoff指出,“there”是一个能够对某种概念实体进行定位的心理空间,属于无标记的一方,更容易被选中^[1]。相对于被突显的概念实体,“there”作为背景,在心理空间上被理解为较远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被选为构式主语的原因。也就是说,在“*There*”存在构式中,“there”构建了心理空间,引入了存在实体的呈现路径。

“*Be*”是系动词,意为“是”,西方哲学认为,“*being*”是事物最基本的状态,可泛指一切最普遍的“存在”概念,“*be*”便被赋予了表示存在现象的功能,成为基本的存在动词^[19]。在“*There*”存在构式中,*be*动词是原型动词,“there”和*be*动词反复共现是英语存在构式的形成基础,由此形成了构式的核心义“事物存在于某种状态”。随着人们认知的深化和拓展,通过一系列的整合机制,一些与原型动词*be*有关联或有差别的动词,如“*exist*、*come*、*yield*”等,也被纳入“*There*”构式中,在中心义的基础上衍生了新的意义,扩展了构式意义和构式网络。“*There*”存在构式中常见的非*be*动词多为不及物动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 表示存在或位置的动词,如“*seem*、*remain*、*hang*、*rest*”等;2. 表示运动或方向的动词,如“*come*、*fall*、*climb*、*crawl*”等;3. 表示事件发生、发展的动词,如“*happen*、*appear*、*develop*、*survive*”等^[3]。分析这些动词不难看出,非*be*存在动词不仅表达了事物的存在,而且指明了事物存在的方式或状态。那么,“*There*”构式如何允准非*be*动词进入该构式?进入“*There*”构式的动词对构式的语义有何影响?

一方面,从构式的主导作用来看,构式义对动词起压制作用,“*There*”构式对允准出现的非*be*动词具有语义限制,非*be*动词的参与者角色也要与“*There*”构式的论元结构相融合。不同语义类型的动词进入存在构式后都被赋予了静态的“存在义”,其语义出现了转移或偏离,可以被用来表达“某处存在某物”的意义。“*There*”构式义必须与被选择的动词义具有语义相容性,构式义在二者的语义冲突中起主导压制作用,使动词的参与者角色与“there”的论元结构相融合。例如在句子“*Once upon a time, there lived a king*(从前,有一个国王)”中,“*live*”进入“*There*”构式中,词义发生了转移,由表示

“居住、生存”转义为“有、存在”,在这里表示存在状态;在句子“*There stands a stadium near our school*(我们学校旁有一个体育场)”中,由于“*There*”构式的压制,“*stand*”不再表示“站、立”,而是表示“有、存在”构式义与动词义具有了语义的相容性,“*stand*”的词义由动变静,在这里表示存在方式。可以看出,不具有“存在”意义的动词进入“*There*”构式时,动词“*live*”和“*stand*”均为不及物动词,它们的参与者角色与“*There*”构式的论元“存在主体”相互融合,二者同时得到实现。

另一方面,从动词的主导作用来看,*be*动词是形成“*There*”存在构式原型义的基础,在一定条件下,非*be*动词进入“*There*”存在构式后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动词义压制构式义,调整和改变构式的意义或用法,拓展构式的意义网络。例如,在句子“*There burned a raging fire in this factory*(昨天这家工厂着了大火)”中,“*burn*”是表示状态变化的动词,在进入“*There*”构式后,不仅表示“火”的存在,而且暗示着“火”持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为句子的整体意义增加了“持续存在”这一语义成分。在句子“*Sure enough, there resulted a serious traffic accident*(果然,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中,“*result*”进入构式后自动获得“存在、有”的意义,在表达存在“交通事故”这一事件的同时,预设了涉及这一事件的因果关系,将“致使”的存在方式纳入“*There*”存在构式的意义网络之中。动词“*burn*”和“*result*”进入“*There*”构式后,它们所表达的事件类型影响了构式的原型义,构式的意义发生了扩展和分化,随着进入“*There*”构式的动词不断增多,构式的引申义不断演变,逐渐形成了复杂的语义网络。

(二) 汉语存在构式与动词的双向互动

汉语的典型存在构式为“ $NP_L + V + NP$ ”,核心意义指“某地存在着某人或某物”。其中,“ NP_L ”为方位成分,典型的方位成分是处所名词,“*V*”是存在动词,原型动词是“有”^③,“*NP*”为存在主体,典型的主体是具体的人或物。

例6 南京有个中山陵。

例7 心里藏着一丝阴影。

例8 墙上挂着一幅画。

例9 村东头站了一群人。

例10 河边长着几颗白杨树。

在例6至例10中,方位成分是“南京、心里、墙上、村东头、河边”,指存在物的位置。“有、藏、挂、站、长”是存在动词,指存在主体的存在方式和状

态。“中山陵、阴影、画、人、白杨树”是存在主体。存在主体可以是具体的“中山陵”，也可以是抽象的“阴影”。

不难看出，汉语存在构式的核心意义是通过描述方位成分和存在主体之间的述谓关系获得的，由方位成分、存在动词和存在主体的原型义整合而成。存在构式的方位成分可以是表示具体处所的词语，也可以是人、物或介词短语，通过隐喻或转喻形成的具有方位意义的抽象处所，如例7和例10。存在构式的存在主体往往是具体的人、客观事物或通过隐喻扩展的抽象事物，如上例中具体的“人”“树”和抽象的“阴影”。存在动词是存在构式的中段^④，原型动词是“有”，表达的基本意义是“存在”，原型动词“有”的基本意义与存在构式的构式义完全一致，且动词“有”的参与者角色与构式的论元角色相互融合。其他不表示存在意义的动词要进入构式，必须获得“[存在]”的语义特征以满足构式的允准条件。那么，像“藏、挂、站、长”等不表示存在意义的非典型动词是如何进入存在构式的呢？

一方面，存在构式的原型义是“存在”，构式义要求存在动词表示存在义，不具有“[存在]”语义特征的动词受到构式压制，进入构式后被赋予了“存在”的意义。存在构式如何赋予非典型存在动词“存在”意义呢？Goldberg认为，动词义和构式义可以通过一种时间上连续的因果关系而整合，构式和动词表示的事件类型通过五种方式相互联系，整合为一个单一的事件类型。某些动词的内在语义与构式的语义之间存在着一种转喻关系，动词参照构式的语义框架通过转喻关系获得构式意义^[13]。根据Goldberg的分类，在分析实际语料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存在构式对存在动词进行压制，通过转喻或认知突显允准非典型动词进入存在构式，这体现在动词的三种突显方式上。一是动词突显存在状态，如“楼顶飘着一面红旗”“河上浮着一条船”，“飘着”和“浮着”分别是“红旗”和“船”的存在状态。二是动词突显存在结果，如“仓库里堵满了粮食”“窗户上结了一层霜”，“粮食”存在的结果是堆在仓库里，“霜”存在的结果是结在窗户上。三是动词突显存在方式，如“天花板中央雕着塑料星象图”“草原上弥漫着晨雾”，“塑料星象图”和“晨雾”分别通过“雕”和“弥漫”的方式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存在方式、存在状态和存在结果三者的突显有时难以区分，如“床上躺着一个人”，“躺”既可以表示存在状态，也可以表示存在方式。

存在的方式、状态、结果和存在意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都是存在意义的组成部分，只不过在不同的语境中存在构式通过压制突显存在动词的某一“存在”语义特征。存在构式通过压制动词使其获得“存在”义，不表示“存在”义的动词在构式的转喻压制下获得了“存在”义，成为存在动词，从而进入构式并与构式融合。非典型存在动词本身具有很强的动作性，进入存在构式后受到构式压制，动作性被削弱，突显转指事物的存在事实和存在方式、状态或结果。

另一方面，进入存在构式的动词的语义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动词对构式的原型义产生压制，拓展了构式的语义网络，造成构式的多义性。现代汉语存在构式可以划分为静态存在构式和动态存在构式两大类，每一类又包含若干小类，相关的存在构式之间存在若干关系，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存在构式网络。静态存在构式和动态存在构式的区分标准在于存在动词^[20]。静态构式的动词一般为非动作动词或具有静态用法的动作动词，表示某处以何种状态或方式存在某人或某物，常见的静态存在构式有“有”字、“是”字、“着”字、“了”字、经历体等。动态存在构式中的动词一般表示存在主体的动作进行或变化过程，分为进行体动态存在构式和完成体动态存在构式。

就汉语存在构式而言，动词“有”是原型动词，单纯地表示存在意义，“有”字存在构式是原型构式，如“山上有座庙”；“是”的动词基本意义是表判断，进入存在构式后，存在动词“是”强调或肯定存在主体的存在，如“地上是一片片落叶”。其他的存在动词大致可以分为构型类、置放类、运动状态类、执持类、成事类、目的类、运动方式类、姿态类、存留类、生长类、穿戴类等^[21]，这些动词进入“着”字、“了”字、经历体、进行体和完成体等存在构式中，构成了现代汉语存在构式的多义构式网络，丰富了存在构式的语义内容和语义类型。在不同类型的存在构式中，动词性词语可能会在语义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出现在同一类型存在构式中的动词往往具有共同的语义特征。

三、结语

构式语法的分析方法既是“自上而下”又是“自下而上”的。构式与动词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二者相互依存并相互影响。英汉存在构式与动词之间具有紧密的双向互动关系，存在构式与动词的语义融合是二者双向互动的基础，存在构式与动词的双

向互动是二者语义相容、冲突和整合的过程。一方面,存在构式具有独立的意义和具体的中心语义,可以影响存在动词的论元和词义,一些在语义方面与存在构式不能完全相容的动词受到了压制和调整;另一方面,动词进入存在构式后,扩展和分化了存在构式的原型义,拓展了构式的引申义和多义网络。构式与动词的双向互动是语言演变和发展的重要进程。对存在构式与动词之间互动关系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了解存在构式的语义拓展和演变,考察动词对存在构式原型义的影响,并为构式和动词关系的研究提供新思路。英汉存在构式与动词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不同之处,限于篇幅,二者之间的共性、个性及其认知理据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注释:

- ①英语中还有一些非典型存在构式,如倒装存在构式、“have”存在构式、省略存在构式等。
- ②英语中的指示“there”常为处所副词,指相对于说话者的地点,不可以作主语。
- ③动词“存在”和“是”也是较为常见的存在动词。
- ④汉语中有两类极为特殊的存在构式,其结构中并没有动词,一类是定心谓语构式,如“田野一片绿油油的麦苗”;另一类是名词谓语构式,如“满脸青春痘”。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2] Freeze R. Existential and other locatives [J]. *Language*, 1992(3): 553-595.
- [3] 金积令. 英汉语存在句对比研究 [J]. *外国语*, 1996(6): 10-16.
- [4] Crawford W J. Verb 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 a corpus investigation of concord variation in existential there + be constructions [J].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2005(1): 35-61.
- [5] Collins P. Singular agreement in there-existentials: an inter-variety corpus-based study [J]. *English World Wide*, 2012(1): 53-68.
- [6] 王寅. 基于罗素摹状论分析 There-be 存在构式“存在”

- 能否作谓词的思考 [J]. *外语学刊* 2019(1): 1-6.
- [7] 陆俭明. 构式语法理论的价值与局限 [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8(1): 148-157.
 - [8] 刘街生. 存在句的动词考察 [J]. *汉语学习*, 2013(1): 13-19.
 - [9] 王勇, 徐杰. 汉语存在句的构式语法研究 [J]. *语言研究* 2010(3): 62-70.
 - [10] 田臻, 段丹, 韩璐. 构式网络中近义构式的语义对立探析: 基于“V 着”/“V 了”存在构式的实证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5): 56-64.
 - [11] 张谦. 英汉存在构式的认知研究 [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07.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542-2007174283.htm>.
 - [12] 田臻, 吴凤明, 曹娟. 英汉存在构式与动词语义关联的实证对比研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5(6): 826-837.
 - [13] Goldberg, Adele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14] Goldberg, Adele E. *Constructions at work*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5] Goldberg, Adele E. *Explain me this: creativity, competition, and the partial productivity of construction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 [16] 王寅. *构式语法研究(上卷): 理论探索*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 [17] Langacker, Ronald W. *Integration, grammatic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meaning* [M] // Fried M (ed.).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Back to the Root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 [18] Iwata S. *The role of verb meaning in locative alternations* [M] // Fried M (ed.)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Back to the Root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 [19] 何清强, 王文斌. “be”与“有”: 存在论视野下英汉基本存在动词对比 [J]. *外语学刊* 2014(1): 20-25.
 - [20] 宋玉柱. *现代汉语存在句*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7.
 - [21] 田臻. 汉语存在构式与动词关联度的实证研究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2(3): 58-65.

[责任编辑 亦筱]